

新學制適用

新小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四冊



中華書局出版

中等學校適用

國文法之研究

金兆梓著
一冊四角

此書一掃向來仿西文文法之弊。說理均據論理的基礎。從吾國文字歷史習慣上。討論特詳。於字句間之關係。及文句之組織法。並指述中西文法之異同。八品詞類分配之不同。亦另提出一新計劃。為吾國文法上開一新紀元。

中華書局出版

石枝
石枝
石枝

新小學高級國文讀本 高級第四冊

目次

一	伯爵夫人	一
二	飢民慘狀記	一
三	顧翁	三
四	馮諼市義	八
五	尹氏與僕	一
六	牧者遊敘利亞城	一
七	江南春	三
八	湖上遇雨	六
九	秋思	七
一〇	楓橋夜泊	七
一一	福爾摩斯	七
一二	美哉王之新衣	七
一三	河伯娶婦	七

頁數

一四 理信與迷信.....三〇

一五 秦淮健兒.....三三

一六 大鐵椎傳.....三七

一七 卜來敦記.....三九

一八 南洋之蛇及猴.....四〇

一九 泰山遊記.....四二

二〇 學問與遊歷.....四五

二一 孟子四則.....四七

二二 莊子四則.....四八

二三 軍備.....五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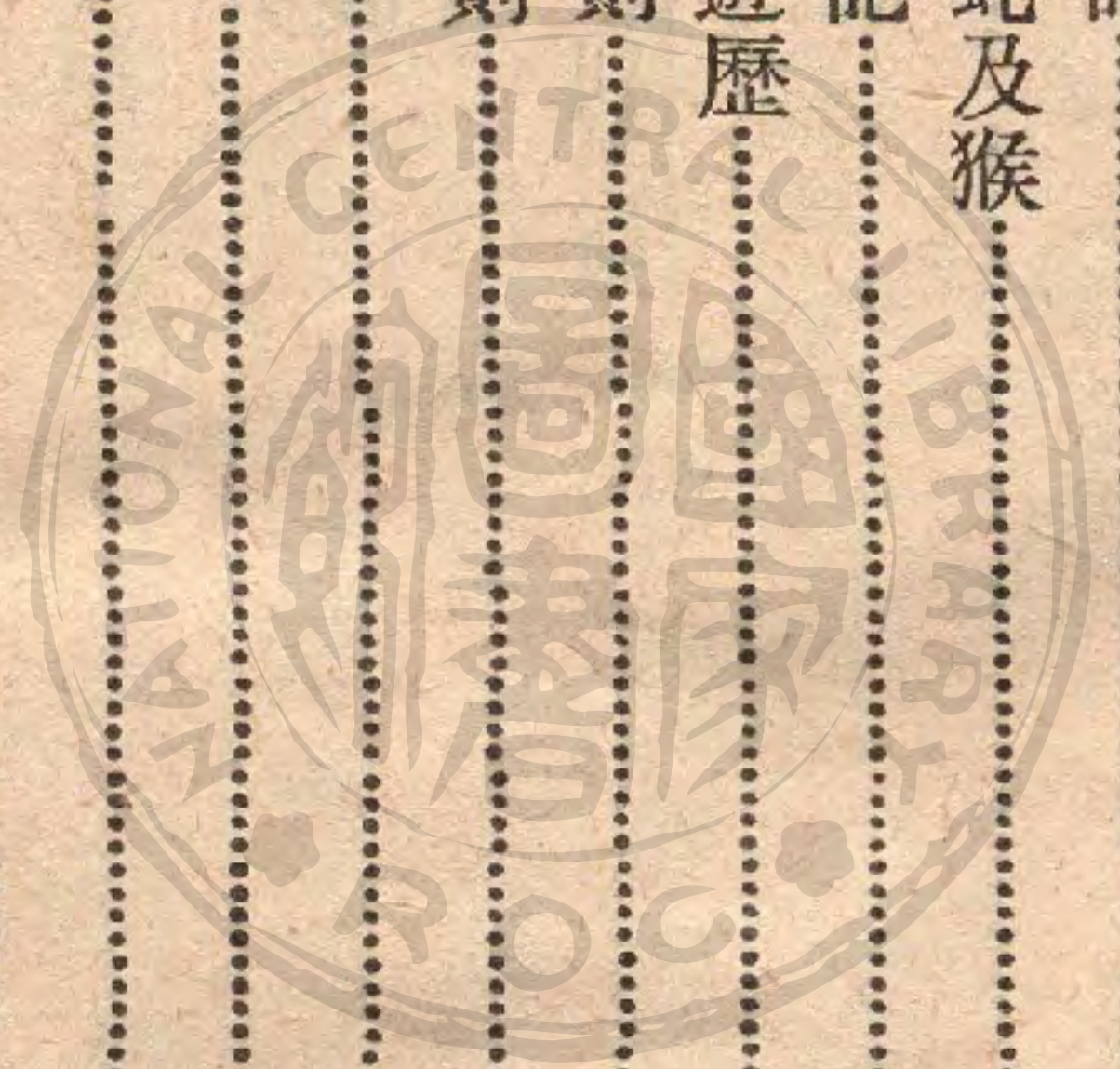
二四 墨子.....五一

二五 木蘭詩.....五三

二六 羅敷.....五五

二七 毛遂定從.....五七

二八 鴻門會.....五九



新小學教科書 國文讀本 高級第四冊

一 伯爵夫人

日已午矣，伯爵夫人醒矣。室中鑪火猶熾，溫暖宜人，而夫人憂甚，急問其女傭曰：『玉梨，宿雪融乎？』

嗟乎！夫人之聲何其沈鬱耶？豈亦念此隆冬之寒苦耶？然夫人未嘗為北風所襲，又焉知所謂寒者？蓋此北風祇能苦茅舍中之貧人耳。且夫人言時，實未思及此身何以能不寒；更未思及此室外尚有千萬之人，為寒氣所逼而脣齒相擊也。

玉梨曰：『噫！夫人！今日更冷，人方傳有一行客凍死於



道中也！

矣！

夫人欣然曰：「然則不尤佳歟？午後余得溜冰於郊外

二 飢民慘狀記

北風怒號，撲面如割，見有若老若小，若婦若男，瑟縮道旁，彌望皆是者，蓋飢民也。地方官吏以圩居之，圩築以土，圩內聚而居者，不知其幾百千人。入其中，則席棚相錯，每一姓，以一棚界之。有著單衣者；有併單衣而無之，僅以破布蔽體者；皆瑟瑟戰不已。每經一棚，無不聞哭聲。有男女老幼相抱持而哭者；有稚孩哭向其母，索食而母子均哭者；有偃臥草上，擁破席，色如死人，而其家屬對之哭者。

哭聲既徧野，人語舉不得聞。有一人，手持竹筐，不知從何處得殘食，雜紅白，方欲自奉，旁坐者見之，即羣起搶攘，偶一不慎，筐傾於地，衆皆奔集，以手攫之，殘粒頃刻盡。時日光從席棚射下，衆皆匍匐駢踵，就曝日中，然猶戰慄不止。一婦哭甚哀，與以錢，受之而哭不止，問之曰：「吾家共七人，吾翁死最早，吾姑死，吾夫又死，昨今兩日，吾之長次兩子又死，所存者惟吾及一女，亦三數日內人耳！」

三 顧翁

鵝溪村有顧翁者，年約七十餘，沈默寡言笑。家中僅一幼孫；每當清晨，顧翁必抱孫散步溪上。時朝暎初升，天光水光，皆作紅色，而此祖孫二人，各以其淺絳之面與之相映，直

一幅天然畫圖也。

鵝溪本一不滿百戶之小村。村人概貧苦。或佃田而耕，或傭工而食。自顧翁居此，諸貧苦者皆受其惠。蓋彼等至年終時，往往因米鹽積欠，受市鎮商家之逼迫，而顧翁頗能周濟之也。以是村人皆愛敬顧翁，無論老幼，莫不尊稱之曰顧老先生。

鵝溪距市鎮僅二里許，然道途崎嶇，不便往來。途中有橋三，以村人貧乏，修橋之費無所出，故皆年久失修。一日，顧翁鄰居之李母，忽號咷哭向市鎮而行。頃之，顧翁門前，村人蜂擁而至，各就所見，紛紛演述：

李氏子如何抱布而去；

如何上橋；

如何誤履危石而墮水；

某甲見之，如何呼救；

某乙聞之，如何奔往；

在對岸之某丙，如何由水車躍下以赴援；

某丁又如何入水，始將李氏子負而登陸。

衆方喧嘈間，忽有健男子倒負一面色慘白滿身泥水

之少年而至，氣喘喘然曰：『已矣！……死矣！……』李母散

髮尾其後，且泣且訴。——因知李家母子每歲佃人田八畝，

限以收成之幾分償租。去年因歲歉，不能如數，尚欠尾租八

斗，約期償清。今日爲約期，故李氏子清晨卽抱布往市鎮求

售，冀以償租。不幸遽遭此厄。——是時死者仰臥地上，李母坐其旁，搶地呼天，哭甚哀。村人圍觀者如堵，惟相與紛紛議論，莫能為助。

於此悲慘之環境中，忽聞有人喟然長歎。衆辨其聲，知為顧翁，喧聲頓寂，目灼灼相互視。翁亦變其淺絳之面色為青黃，顫然鼓其鬚脣曰：「一切我了之。」於是衆人又紛紛鼓譟而起，曰：

- 「備棺木，……」
- 「償租錢，……」
- 「顧翁義舉，……」
- 「李氏子有緣分，……」

顧翁自此事發生後，益沈默寡言笑。一日，自市鎮啜茗歸，踽踽途中，狀若甚樂。村人遇顧翁，必迎前問好，以爲常。是日見顧翁歡顏可掬，益爭向顧翁表示殷勤。

是夜顧家來一游方僧，翁問之曰：「弟乎！別來四載，所爲何事？」僧曰：「四兄，別後碌碌，苦無大事可成，殊自愧。」顧翁曰：「是不然；吾人作事，但求有益人羣而已。得尺則尺，得寸則寸，何有大小之分？」僧聞言，點首者再。顧翁又曰：「弟乎！弟果見義勇爲，不患無金錢，只須弟……只須弟募化可矣。」僧曰：「此固弟所能爲。顧當爲何事？」翁曰：「當爲者多矣。此間由村至鎮，途中橋梁失修，前數日鄰家李氏子——一有爲之少年——因事赴鎮，過橋時，誤履危石，致墮

水死。其母幾欲同殉。此路修費約需九千金，募之不易，願弟勉爲之。』僧聞言，惻然動容，即起立曰：『善！』拱手作揖而別。

不半載，自鵝溪至市鎮間道路橋梁修築完整。村人傳說，其經費係一游方僧所募集，相與頌僧之功德不置。時市鎮中有兩富家適皆失竊，約萬餘金。有議之者曰：『如以彼等之所失，供修路用，豈不善乎？』

四 馮諼市義

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言於孟嘗君曰：『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

馬驪

馮諼至，左右以孟嘗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諼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有頃，復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左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缺乏。於是馮諼不復歌。

時孟嘗君爲相於齊，封地於薛。一日，出其簿記，問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爲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署其上，曰：『能。』孟嘗君怪之，曰：『此誰也？』左右曰：『乃歌『長鋏』』

歸來一者也。一孟嘗君曰：「客果有能耶？吾負之，未嘗見也。」請而見之，謝曰：「文倦於事，開罪於先生；先生不怒，乃有意欲爲收債於薛乎？」馮諼曰：「願之。」於是約車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債畢收，以何市而反？」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

馮諼驅而之薛，使吏召諸民負債者，悉來合券。卽矯命以債賜諸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長驅到齊，晨而求見。孟嘗君怪其疾也，衣冠而見之，曰：「債畢收乎？來何疾也？」曰：「收畢矣。」「何市而反？」馮諼曰：「君云：『視吾家所寡有者。』臣竊計君家所寡有者義耳；竊已爲君市義。」孟嘗君曰：「市義奈何？」曰：「今君有區區之薛，不拊愛其民，

反因而謀利；諛竊矯君命，以債賜諸民，燒其券，民稱萬歲，乃諛所以爲君市義也！一孟嘗君不悅曰：「諾；先生休矣！」

後暮年，齊王不悅孟嘗君，孟嘗君不得已而歸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攜幼，迎之於道中。孟嘗君顧謂馮諼曰：「先生所以爲我市義者，乃今日見之。」

五 尹氏與僕

周時有尹氏者，善治產，督率傭僕甚嚴，自朝至暮，未嘗休息。

其老僕某，精力已衰，尹氏猶役使之，不少寬容。老僕畏主人，勉強工作。至夜，疲極熟睡，精神錯亂，往往夢爲國君，或高坐堂皇，總理國事；或遊宴宮中，隨意所欲，其樂無比。迨醒，

則復爲尹氏僕，操作如故。人有憫其苦而慰之者，老僕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半。吾晝爲人僕，似覺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尙何怨哉？』

尹氏鷄鳴卽起，計算金錢，指揮傭僕，終日碌碌，無片刻之暇。至夜，亦復疲極熟睡，精神錯亂，往往夢爲人僕，奔走操作，無不爲也；唾罵杖撻，無不受也。夢中嚙語呻吟，達旦始息。尹氏患之，以問其友。友曰：『君貴足榮身，富有資財，勝人遠矣；而猶不知足，貪心所致，夜夢爲僕。晝則樂，夜則苦，循環往復，不亦宜哉？』

尹氏聞友言，恍然悟，貪心漸減，待其僕漸寬。自是以後，尹氏不復夢爲人僕，其僕亦不復夢爲國君矣。

六 牧者遊敘利亞城

某沙漠中，有牧者，生平足跡不出百里。每聞人談敘利亞城之繁華，心輒嚮往之。某日，遂孑身往遊焉。彼旅行不攜一錢；且於敘利亞之語言文字，亦一無所知也。

既至，閒行街市，見大寺之巍峩，宮殿之宏壯，高塔之聳入雲霄，在在令彼驚異。此等大建築，皆有扁額，然彼不諳其文字。驚異之餘，逢人輒問，而語言不通，仍無如何。

時已正午，行抵一大旅館之門，出入者絡繹不絕。旅館爲黃石所築成，日光反映，成爲金色。牧者口張目眩，徘徊久之，繼乃自思曰：『此必一大廟無疑。』遂隨衆人而進。既入，見一華美之巨廳，其中管絃嘈雜，方在奏樂，復有男女無數，

據桌進餐，彼乃益惑。

沈思片刻，恍若有得，曰：「噫！此非祈禱會矣！今日必國家舉行大典，故國王以此享人民也。」

斯時，即有人至其前，延之入座，復將酒食來，皆精美。牧者以爲此人必國王之侍者，即亦不疑，坐而狂嚼，盡其器。方欲他往，行未及門，忽有一人止其行。其人衣服麗都，軀幹魁偉。牧者自思：「彼必親王矣。」乃向之鞠躬稱謝曰：「一飯已見盛情，何敢再擾？」

其人謂之曰：「先生，汝尙未付飯金也！」

牧者不審其語，仍向之稱謝不已。此人無以爲計，欲取其物以爲償，則一身而外無他物。躊躇片刻，遂高呼警兵。即

有四警兵自外來，其人告以故。警兵乃攜牧者出。牧者見警兵之服色與氣概，私自揣度，是必國王所遣之歡迎員，於是欣然隨之往。

行既久，至審判廳，牧者亦毫不疑懼，從容而入。見堂上高坐一人，長髯尺餘，垂及胸際，衣長袍，態度尊嚴。牧者不知其爲審判官，私念此必國王，而能屈尊引見，殊覺榮幸。

警兵先陳述案情，然後審判官指定二律師爲原告及被告辯護。二人按次起立，互相駁詰，牧者視之，則以爲彼二人方相繼作歡迎詞，益洋洋自得，極感國王待遇之隆。

辯論既竟，牧者之罪定以紙版一，書明其獲罪之因，懸於牧者胸前，令其騎馬遊街；復遣一人吹喇叭，一人擊鼓，行

於馬前。城中居民，聞聲出視，咸向之作微笑；小兒成羣，拍手高呼，追隨馬後。牧者意紙版所書，乃國王之獎詞；彼吹喇叭及擊鼓者，乃前導之儀從也；於是益樂，亦向觀者作微笑。忽見其稔友某，亦雜人叢中來觀。牧者遂誇示之曰：「此間人遇余誠厚，既讌余於宮，復遣親王相接待，而國王又能屈尊引見，今則使余騎馬遊於城，居民亦爭出歡迎。其盛情洵足感哉！」語時，態度殊驕。其友不答，但微搖首。而牧者未悟，猶以爲其友之妬其榮遇也。

七 江南春

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郭酒旗風。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

八 湖上遇雨

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溼衣。折得荷花渾忘卻，空將荷葉蓋頭歸。

九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一〇 楓橋夜泊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一一 福爾摩斯

華生與福爾摩斯同居，二人甚相得。

張繼

一日，華生黎明而起，盥櫛甫畢，卽外出。及歸，則福爾摩斯閉目靜坐，正在沈思，聞足音，乃張目熟視華生，曰：『君自維格摩亞街之郵電局返乎？余知君必曾在彼處發一電信也。』

華生曰：『然！君何由知之？』

福爾摩斯曰：『此事至淺顯。君之履端漬有赤土少許。以余所知，維格摩亞街郵電局門外，正在修路，掘出之赤土，卽堆於局門前。今晨，君既未遠出，而近處各街更無有類此之赤土。故余知君必往郵電局也。』

華生曰：『然則君又何能決我發電信耶？』

福爾摩斯曰：『此亦甚易了解。余與君同居，而未見君

作信，案頭之郵片郵票亦未嘗少動，然則君之躬詣郵電局，不爲寄郵信，而爲發電信明矣。」

華生畧自思索，卽曰：「此事情節，誠如君言。今更予君以較難之試驗，可乎？」

福爾摩斯曰：「恣言之。君苟有所問，余無不樂爲解析也。」

華生曰：「余嘗聞君言：凡人日用之物，閱時既久，其上必印有其人之特誌。余今有一表，蓋新得者，然表固舊矣。君能由其特誌，而知其舊主之爲人乎？」言時，以表授之。

福爾摩斯得表，初則細審表面，繼乃啟其後蓋，密察內部之機件，旋復自囊中出顯微鏡精辨之。乃以表返華生，搖

首曰：『此事大難。然姑言之，請君指正。余意此表君必得之於乃兄，而乃兄又得自父傳者。余之所以知此，蓋見表背鐫有君姓；而表中所刻製造之時日，去今已五十餘年，歷時既久，則其為君家先人之遺物無疑。且按風俗習慣，凡金玉珠寶之屬，以傳之長子者為多，余故敢斷言此表必乃兄得自父傳也。』

華生曰：『然，猶有他說乎？』

福爾摩斯曰：『乃兄行事，狂放無度；喜揮霍，不能事生產；雖擁有厚資，而不久即罄，以故恆處窘鄉；後卒耽於酒，味昧而死。』

華生聞之，頓其足曰：『然哉！然哉！但君何由悉其生平？』

妹
經

余從未與君談及余兄也。」

福爾摩斯曰：「凡事必有其理；若能循理而索之，事無不立明。君觀此表之四周有傷痕無數，是顯係與金錢鑰匙等物同置一囊者。此表之值甚鉅，而任意亂置，則其爲人之不謹可知。且家傳之物，僅此一表，已貴重若是，而謂他種遺產之不豐富，無是理也。」

華生領之。

福爾摩斯復曰：「此處質肆常例：每質一表必以鍼尖刺質券號數於表之內部，以資辨認。今用顯微鏡視之，見此種號數先後凡四見，是可知乃兄必常在窘鄉。夫以千金之子，而猶不免常在窘鄉，苟非揮霍無度，不事生產，何以致此？」

更觀表之內蓋，創痕幾可以千計；此必醉後開表，手腕顫動所致，余故決言其耽酒也。」

華生曰：「神哉君技！神哉君技！」

一二 美哉王之新衣

昔有一國王，最愛服裝，盡耗所有金錢，以置新衣，重要國政，概不顧問，亦不喜外出，惟得新衣時，輒服之而出，以誇示於衆。

一日，有二人來見王，自稱織工，能製美錦；色采花紋，世莫能比；且此美錦，凡愚蠢人或不能稱職者，皆視之而不能見。王忖曰：「果如所言，織而衣之，不但外觀甚美，且得以遍驗國人，識別其賢愚及稱職否矣。我當立命彼等織之。」因

予二人以金，俾速始事。二人各置一機，佯作織狀，而梭上實無一物。又索金絲金線甚多，皆匿之囊中，但對空機織不息。越數日，王自語曰：「我不知織工製錦，今已何若？」又憶前言，謂錦非愚人或不稱職者所能見，因自計曰：「我將遣老丞相往視之。」——丞相多智，亦甚盡職，人所弗及也。——丞相受命往，入其室，見二人對機而織。視之，無物。乃自念曰：「天乎！天乎！何我之一無所見也！」二人見丞相在旁，皆指空機問曰：「如此文采，合公意否？」丞相睜目審視，終無所見，乃自思曰：「嗟乎！嗟乎！豈我乃愚人耶？抑我又不能稱職耶？我自意不至如此。然不可直言無所見，以招他人之譏議。」——其一人又佯作織狀，顧問丞相曰：「明公見錦，不置一辭，何

也？』丞相出眼鏡，御之鼻上，就其機俯視良久，曰：『此錦甚美，我當奏之於王。』二人聞言，爭相謝曰：『甚感。』更爲歷言色采花紋之名目。丞相謹聽，以備見國王時，得一復述之。二人復乞金絲金線等，云爲織錦用；然仍悉入私囊，不以一縷置機間，惟對空機織如故。

未幾，王復遣寵臣往視，寵臣既往，所見不異丞相。而二人則皆顧謂之曰：『此錦不亦美耶？』又娓娓爲述錦之文采華麗，意頗自得。寵臣逼視之，仍空機也，因自計曰：『我自知非愚人，然則必爲不稱職者矣。是可恥也，但勿語人。』於是亦妄稱錦美，返報國王，亦云錦甚美。——自此而後，市人相傳，無不言二人織錦美者。

王聞錦美，欲以之製新衣，急不及待，親臨觀之，朝士從者無數，丞相寵臣，亦在其中。既至，織者二人，俱對空機力作不息。丞相寵臣皆指機謂王曰：『美矣哉！大王視此文采如何？』王愕然，一時無以對。自念曰：『錦何在？我實無所見。豈我乃愚人？抑我之居王位，亦不稱職耶？將奈何？』乃大言曰：『佳哉！錦誠美麗，甚愜我心。』引領視空機，而領其首，以示欣賞。朝臣環視良久，亦皆隨聲附和。讚曰：『甚美！』又請王製以爲衣，於國慶日可服之以出。王於是賜二人以勳章，使懸諸衣鈕；又進職爲織造大臣，賜號曰織科學士。

國慶日之前二日，二人織愈力，徹夜不止，計燃十六燭，使人知爲國王製衣急也。未幾，二人就機佯取錦出，又持大

剪一雙，作裁剪狀。已而縫之，針亦無線。頃之，以報國王曰：『新衣已告成矣。』王率羣臣往，二人舉臂作持物示人狀，曰：『此爲袴，此爲袍，此外衣也。輕如蛛網，着體若無，而美卽在此。』羣臣皆曰：『然。』但實皆無所見也。

至國慶日，二人隨羣臣進告王曰：『請大王去其舊服，就鏡前爲大王加新衣。』王乃去衣，二人向空作勢，若取所製新衣，一一加於王身者然。終更作束帶狀。王裸立鏡前，回旋自顧其影，亦作得意之態。衆歡呼曰：『衣甚稱身，色采花紋，莫不美麗，王服此衣，容光益煥矣。』

時禮官進謂車駕已在門外，候大王行。王曰：『我服已具。』又顧謂衆曰：『此衣真愜我意。』復回身對鏡，再三顧。

盼而後行。

王乘車駕而出，國人集於道旁或樓上觀之，莫不歎曰：『美哉！王之新衣。』於衆人讚美聲中，忽有孺子指王而呼曰：『彼實無所衣耳！』於是衆皆竊竊耳語，述孺子言。『王無衣。』既而語聲漸高，曰：『王實無所衣耳。』王聞之，心殊志忑不安，特以行列先導，侍衛後擁，勢不能中途折回，亦惟有赧然前進而已。

一三 河伯娶婦

鄴，古縣名。其地臨漳河，常有水災，居民以為患。縣中小吏如三老及廷掾等，因與巫人相勾結，詭言河伯——河神——作祟，非有以媚之不可。歲斂百姓錢數百萬，以其二三

十萬爲河伯娶婦；餘錢則分入私囊。時鄴中有民謠曰：「倘
 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沒其人民。」當娶婦時，先由巫人
 巡視民家，見女好者，曰：「是當爲河伯婦。」卽迎娶之。沐以
 蘭湯，衣以繒服，又於河上設齋宮，張絳帷，使女居其中。具牛
 酒飲食，如嫁女事。約十餘日，乃飾女作新婦裝，使坐牀席上，
 浮之河中，順流而沒。於是民家有好女者，恐其女被娶爲河
 伯婦，相攜遠遁，故城中多空室，而居者亦以此益貧。
 西門豹爲鄴令。初至鄴，卽召諸父老而問之，曰：「吾民
 所疾苦者何？」父老皆曰：「苦爲河伯娶婦。」并各言三老
 廷掾與巫人等斂錢及嫁女狀。西門豹領首曰：「至爲河伯
 娶婦時，願諸父老隨彼等送女河上；且來告我，我亦往送之。」

『父老皆曰：『諾。』』

及期，西門豹率吏卒往會，至河上，三老、廷掾、巫人及父老等皆送女來，民人之聚觀者，二三千人。西門豹見巫人爲一老嫗，年已七十許，其後有女弟子約十人，肅然侍立。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我欲視其好醜。』巫嫗扶女至前，西門豹熟視良久，蹙額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河報河伯，求一好者，後日送之。』卽命吏卒抱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大巫嫗何久不還也？煩弟子催促之！』命抱其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去又久矣。』復命投一弟子於河，使催促之。凡投三弟子。西門豹顧謂三老曰：『巫嫗及其弟子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往白之。』於是命投三老於河中。

而已則恭立向河而待。時父老吏卒及旁觀者，皆戰戰股慄，惟恐及己。良久，西門豹曰：「巫嫗三老等，久不還報，將奈何？我欲復使廷掾見河伯。」廷掾叩頭求免，至額破血流染地，面色慘白如死灰，伏地不敢起。西門豹曰：「諾。且稍留待之。」須臾，西門豹乃笑謂衆人曰：「彼等不還，想河伯久留客矣。廷掾且起，吾亦歸矣。」自是以後，鄴吏民皆大驚恐，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

西門豹復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以灌民田。民田歲皆豐收，水不爲災。

一四 理信與迷信

人之行爲，循一定之標準，不至彼此互相衝突，前後判

若兩人者，恃乎其有所信。顧信亦有別：曰理信，曰迷信；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不可不察也。

一、種瓜得瓜，種豆得豆，一有是因而後有是果，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於事理之較為複雜者，輒不能了然於其因果之相關，則妄歸其因於不可知之神。其屬於幸福者，曰：『是神之喜而佑我也。』其屬於非幸福者，曰：『是神之怒而禍我也。』於是祈禱也，祭告也，懺悔也，立種種事神之儀式，而於其所求之果渺不相涉也。是迷信也。

一、礎潤而雨，一驗諸溼也；一履霜堅冰至，一驗諸寒也；一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一驗諸情也；見是因而知其有是果，亦盡人所能信也。昧理之人，既歸其一切之

因於神，而神之情不可得而實測也；於是不勝其徼幸之心，欲得一神人間之媒介，以爲窺測之機關。遂有巫覡、卜人、星士之屬承其乏，或託爲天使，或誇爲先知，或卜以龜、著，或占諸星象，或說以夢兆，或觀其氣色，或推其誕生年月日時，或相其先人之墳墓，要皆爲種種預言之準備，而於其所求之果之真因又渺不相涉也。是亦迷信也。

理信則不然：其所見爲因果相關者，常積無數之實驗，而歸納以得之，故恆足以破往昔之迷信。例如日食、月食，昔人所謂天之警告也；今則知爲月影、地影之偶蔽，而可以預定其再見之時。疫癘，昔人所視爲神譴者也；今則知爲微生物之傳染，而可以預防。人類之所以首出萬物者，昔人以爲

天神創造之時，賦畀獨厚也。今則知人類為生物進化中之
一級，以其利用自然之能力，同類互助之感情，均視他種生
物為進步，故程度特高也。是皆理信之證也。

人能除迷信而持理信，則可以省無謂之營求及希冀，
以專力於有益社會之事業，社會自日有進步矣。

一五 秦淮健兒

傳

健兒，明嘉靖時秦淮人，生而頭角崢嶸，周歲，父母皆歿，
舅家收養之。既長，有膂力，善拳擊，嘗以一掌斃一犬，人遂呼
之為健兒。

健兒所行多無賴。見逐於舅氏，因為人牧羊，又為主人
所逐。時倭寇起，政府方募兵，健兒聞之，大喜，徒步至海上，應

募焉。健兒在軍，由小校升爲裨將，以酒後格鬪，斃其友，罪當死。復棄官而逃於泗，易姓名，屠牛以爲生。然所行仍不改，常盜人之牛，且與里中惡少遊，爲其盟主。

會邑中禁屠牛，健兒乃盡取所有牛之皮骨，往瓜揚間售之，得三十金。將歸，飲於酒肆，解金置案頭。酒家翁謂之曰：『前途多暴客，宜善藏汝金。』健兒擲杯擊案曰：『吾縱橫天下三十年，未逢敵手。誰能取吾金者？』一時有少年數人飲於左席，聞之，皆驚異，起問其姓名里居。健兒曰：『吾無姓名，向嘗立功海上，今則爲泗上諸英雄盟主。』少年問能敵幾人。健兒曰：『遇萬敵萬，遇千敵千，計人而敵，則下矣。』

健兒飲畢，束裝上馬。未及二三里，見一騎自後至，則一

少年也。少年問何往。健兒曰：『歸泗。』少年曰：『我亦泗人，同歸可乎？』於是健兒前驅，二人馬上談笑頗相得。

健兒謂少年曰：『子佩弓矢，亦善射乎？』少年曰：『習

之而未精。』健兒取弓試之，力盡，弓不能展，因棄之，曰：『此

物無用。』少年曰：『物自有用，用物者無用耳。』適有飛鳥

當空，少年一發矢而中，墜於馬前。健兒心異之。少年曰：『君

帶短刀，必善擊刺。』健兒曰：『然，我所長不在弓，在刀。』因

解刀以相示。少年視而笑曰：『此僅可割雞屠狗耳。』以兩

手折刀，刀立曲如鉤，復曳之，刀直如故。健兒大驚失色。

復行數里，四顧無人，少年厲聲曰：『嚇！』健兒驚墜馬，

因伏地乞命。少年曰：『腰間物速獻我。』健兒謹解囊以獻。

少年得金，縱馬而去。健兒神氣沮喪，足趑趄不前。自念無顏歸酒，乃備於某村之酒肆，追思往事，輒羞慚欲死。一日，有數少年，衣服華麗，來肆飲酒；下馬入門，意氣頗豪，擊案狂歌，旁若無人。酒酣，拉健兒入座，健兒諦視之，中有一人似相識，卽昔日劫金者也。

其人謂健兒曰：「君尙識故人否？」健兒不敢應。少年

曰：「昔途中解囊贈我者，非子而誰？吾儕豈行劫者，聞子大言欺人，特以警子耳。今金尙在，請還君。」遂從左袖出三十金置案頭，曰：「此母也；於今三年矣，子當如其數。」又探右袖出三十金，健兒不敢受。旁一少年瞋目叱曰：「汝金爲人奪而不能復，還汝，又不敢受，何懦也！」健兒懼，再拜而受之。

諸少年乃跨馬而去。

一六 大鐵椎傳

大鐵椎不知何許人；北平陳子燦省兄河南，與之遇於宋將軍家。宋懷慶青華鎮人，工技擊，七省好事者皆來學。人以其雄健，呼宋將軍云。宋弟子高信之亦懷慶人，多力善射，長子燦七歲，少同學，故嘗與過宋將軍。時座上有健啖客，貌甚寢；右脅夾大鐵椎，重四五十斤，飲食拱揖不暫去。柄鐵摺疊環復如鎖上練，引之長丈許。與人罕言語，語類楚聲。問其鄉及姓字，皆不答。

既同寢，夜半，客曰：『吾去矣。』言訖不見。子燦見窗戶皆閉，驚問信之，信之曰：『客初至時，不冠，不襪，以藍手巾裹

頭，足纏白布。大鐵椎外，一物無所持；而腰多白金。吾與將軍俱不敢問也。」子燦寐而醒，客則鼾睡炕上矣。

一日，辭宋將軍曰：「吾始聞汝名，以爲豪，然實不足用，吾去矣。」將軍強留之。乃曰：「吾嘗奪取諸响馬物，不順者輒擊殺之。衆魁請長其羣，吾又不許，是以讎我。久居此，禍必及汝。今夜半，方期我決鬪某所。」宋將軍欣然曰：「吾騎馬挾矢以助戰。」客曰：「止！賊能且衆，吾欲護汝，則不快吾意。」

宋將軍故自負，且欲觀客所爲，力請客。客不得已，與偕行。將至鬪處，送將軍登空堡上，曰：「但觀之，慎弗聲，令賊知汝也！」

時鷄鳴月落，星光照曠野，百步見人。客馳下，吹鬻築數

角策，音必
 刺以
 也
 以
 必

聲。頃之，二十餘騎四面集，步行負弓矢從者百餘人。一賊提刀縱馬奔客，曰：「奈何殺吾兄？」言未畢，客呼曰：「椎！」賊應聲落馬，馬首盡裂。衆賊環而進，客從容揮椎，人馬四面仆地下，殺三十餘人。宋將軍屏息觀之，股栗欲墮。忽聞客大呼曰：「吾去矣！」地塵且起，黑煙滾滾東向馳去，後遂不復至。

一七

卜來敦記

卜來敦者，英國海濱之勝景也。距倫敦南一百六十餘里，爲游息娛樂之所。後帶岡嶺，前則石岸嶄然，鑿岸爲巨廈，養魚其間，注以源泉，涵以玻璃；其餘陳列尤富，各方之物，奇怪怪，無不畢致。又架木爲長橋，陡入海中數百丈，使遊者得以憑欄縱眺。橋盡處有音樂亭，登亭回望，則淺草平沙，綠

窗草屋，與水光掩映，迤邐一碧而已。

卜來敦衢市縱橫，日闢益廣，人民十萬，櫛比而居，既無估客帆檣之集，亦無機匠廠師之紛然雜作，蓋獨以潔靜勝。每當風日晴和，水天一色，邦人士女，聯袂嬉遊，杖履衣裙，往來不絕。或駕一二小艇，蕩漾於空碧之中；或鮮車怒馬，並轡爭馳以爲樂。迨夫暮色蒼然，燈光燦列，映於波底，有如繁星。斯時音樂作於水上，與風濤聲相應答，抑揚遲疾，聽者尤樂而忘返云。

一八 南洋之蛇及猴

爪哇多蛇，大者身長三四丈，腰圍四五尺，斑鱗耀日，吐舌如火，力甚強，嘗擇大樹蔭可數畝者，倒盤其身於上，而

垂其首以伺物。野豬至，卽猛嚙其頸而弗釋。野豬力亦甚大，騰足掉首，欲圖擺脫。蛇因稍縱己身，隨之前行，不數步，又驟然縮回。自遠望之，若一大鐵索羈野豬於樹下，而其上有人牽動之者然。如是一縱一縮，凡數十次，野豬力倦，且受蛇毒，體漸軟弱。蛇乃用力一捲，銜之上樹。野豬血狼藉綠葉上，紅漬殷然。土人辨其漬，約期合衆人謀殺蛇，取其腹中之野豬骨，以爲藥品。

檳榔嶼海中有鱐魚焉，常登岸爲人畜害，且能上樹獵取食物，追飛逐走，機變異常；獨猴能合羣力而殺之。鱐魚欲食猴，猴卽紛集樹上，挽臂結尾，成一「猴繩」，從樹枝懸下，至距地二三尺而止。鱐魚仰見羣猴，攫之不能及，遂緣樹而

上。斯時羣猴卽散匿他處，俟鱉魚登樹，匍匐枝上，始各攜長藤，驟出鱉魚後，緊縛其尾於樹枝。鱉魚之尾，在臨空搖曳之樹枝上，重重被縛，其身勢難轉掉。猴又羣集其前，百端挪揄；鱉魚怒甚，力欲掙脫，偶一失足，身卽離樹枝而倒懸，四足騰空，不能翻身再上；數日之後，已成懸鮓。猴乃解其縛，擲之地，上呼嘯而去。

一九 泰山遊記

泰山之遊，余夢想者有年。某日乘津浦火車，自京赴滬，車至泰安站，時已破曉。東望岱色，巖巖在上，遊興爲之勃發。急下車，出泰安北門，循山麓行，至岱宗坊，是爲登岱之始。地勢漸高。經一天門而北，有石坊焉，題曰「孔子登臨處」。再

上，爲經石峪，經石廣平可數畝，上刻金剛經，字方徑可二尺，
 惜爲澗水所激，剝蝕過半。北至回馬嶺，路益險，石磴盤曲，依
 峭壁鑿成。行其上，心惴惴，不敢俯視，惟聞足下水聲潺潺然。
 道旁多古柏，蟠舞如虬。至二天門，路轉平坦，約三里，行者稱
 快，因名其地曰「快活三」。其西北爲御帳坪，懸崖壁立。崖
 上罅處，飛瀑如練；前有石橋，橫空而駕。登橋回顧，見客之後
 我來者，一步一喘，匍匐磴道上，彷彿鼠走壁沿。由坪而北，有
 松三株，翠濤喧空，相傳秦始皇曾避雨於其下。過此，則兩峰
 對峙，中惟一徑可通，卽所謂十八盤者，石級鱗次，沿崖壁直
 上，兩旁絡以鐵索。客之先我而行者，攀緣其上，後者見前者
 之踵，前者見後者之頂，踵頂相接，望之若作「疊羅漢」戲

然盤盡，是爲南天門，則又豁然開曠。東行，可至碧霞宮，俗皆稱之爲泰山娘娘廟，建築壯麗，香火頗盛。其北一峰聳起，卽玉皇頂也，爲泰山最高處，上建玉帝觀。余甫到觀，天色驟暗，雲拂拂掠人面過，雨卽隨至。旣而雨霽，立觀門而望，則見四山蒸氣蓬蓬，如撒練，如捲絮，景頗奇妙。

薄暮，投宿觀中。以欲觀日出奇景，至四鼓卽起。出觀門，東向望，初冥然無所見；仰視天，疏星二三，光甚淡；而曉風拂面，寒侵肌骨。已而遙見一抹紅光，隱現重霧間，則旭日冉冉出海面矣。當初出時，顏色暗紅，漸上則若燈之吐燄，而其形狀亦屢變，初若瓶，旋若甕，終若葫蘆；色則上黃白而下紫赤。旋又顛倒之，由葫蘆而甕，而瓶；其色則轉爲暗紅，若燈燭將

熄時之燼。無何，海氣漸退，日色漸明，光芒四射，上下簸動，如金盤之自轉於鏡面。

觀日出後，即由原道下山，所見風景，與上山時大異。蓋上山時，迎面而立者，無非危峰怪石，蒼松古柏；下山時，則隨處可以縱目：河汶如帶，徂徠如蒜，泰安城如菜圃，歷歷皆在目前。

二〇 學問與遊歷

昔人有言：『坐井觀天。』謂見識淺陋，不足與言學問之廣博也。常人蟄居鄉曲，耳目之接觸有限；遇不常有之事物，輒以臆測，中者十之一二，不中者十之八九。其能免於此譏者幾人哉？

或曰：『如子之言，學問必求諸游歷乎？獨處一室之中，左圖書，右標本，世界之大，古今之變，事物之奇，皆可由研究而得之。能若是，亦何傷？』

則應之曰：『唯，唯，不然。圖書標本雖足供參考，終與實地研究不同。昔吾國司馬遷周覽國中名山大川，詢其民情、風俗、產業，及古今成敗得失之由，然後著爲史記，留傳後世，卓然成爲名著。英國達爾文之著物種原始，亦得之於南美洲之長期旅行，考其生物分配之事實，及大陸上今昔生物與地質之關係，然後發爲學說，影響及於全世界，而稱爲一進化論。』

一之祖。向使彼二人亦如淺隘者流，局促於一鄉一邑之中，則無由搜集其資料，廣大其見聞，正確其知識。又何

能成此偉大之事業乎？」

二一 孟子四則

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

胡蝶

「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二二 莊子四則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

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莊子出於山，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統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統，不過數

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泝泝，統則所用之異也。

二三、軍備

世苟有強暴之國家，日以武力侵略為事，將對之不加抵抗，任其蹂躪乎？抑甘為犧牲，如耶穌所言：『人掌右頰，再承之以左頰；人奪外衣，再奉之以內衣』乎？誠如是，則弱小者之滅亡可立待，而強暴者之黷武且益甚。蓋戰禍之演成，固由於強暴者之肆其侵略；然苟弱小者能力謀自衛，防禦周，守備密，足以抵制侵略，則亦可使強暴者戢其野心，不敢輕啟戰釁。是故世界一日未大同，弱國為自衛計，不可一日

無軍備。

但立國之本，尤在經濟。欲求經濟充裕，必先使生產豐富。兵士，不生產者也；戰具，須耗物力以製造之者也。一國軍備愈多，則其財政支配愈難，其人民負擔愈重。故軍備以能自衛爲度；無限制之擴充，其結果反以禍國。

我國天惠優厚，民愛和平，不必侵略他國，且亦不欲侵略他國。然當今日弱肉強食之世界，勢不能不有相當之軍備以自衛；惟養過多之兵以困民，則不可耳。

二四 墨子

春秋戰國之際，諸侯互相攻伐，人民不能自保其生命，父母兄弟妻子離散，墨子目覩而心傷之，故有「非攻」之

說。而究其攻伐之由起，皆起於不相愛，故有一兼愛一之說。
 墨子之意，以為子自愛，不愛父，乃虧父而自利。弟自愛，
 不愛兄，乃虧兄而自利。推之大夫之傾人家，諸侯之攻人國，
 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他家，乃傾他家以利其家。諸侯各
 愛其國，不愛他國，乃攻他國以利其國。故使天下之人而能
 兼相愛，視人之身若其身，視人之家若其家，視人之國若其
 國，猶有不孝，不悌，傾人家，攻人國者乎？——此一兼愛一之
 說也。

墨子又以為：今有一人於此，入人園圃，竊其桃李，衆聞
 而非之，為政者亦從而罰之，以其虧人自利也。至於攘人犬
 豕雞豚，取人馬牛，殺無辜之人，奪其衣裘，其虧人愈多，其得

罪愈厚。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獨至大為不義，而攻人之國，天下之君子，皆不以為非，反從而譽之，謂之義。此豈可謂知義與不義之辨乎？——此「非攻」之說也。

二五 木蘭詩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

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

「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

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

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朝辭爺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黃河
 流水鳴濺濺。
 朝辭黃河去，暮宿黑水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
 胡騎聲啾啾。
 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
 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
 可汗問所欲，
 一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
 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豬羊。

『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
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
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惶。

『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

『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
雄雌？』

二六 羅敷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

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幘頭；耕

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歸來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

「羅敷年幾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

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

羅敷前致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素

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

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

人潔白晳，鬢鬢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

數千人，皆言夫壻殊。」

二七 毛遂定從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勝求救於楚，謀與楚合從。平原君約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往，期必得定從而還。——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

門下有毛遂者，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遂今日乃請處囊中耳。使遂得早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平原君乃許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

平原君至楚，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

遂按劍歷階而上，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之，日中不決，何也？』楚王問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

『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汝君言，汝

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

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

手，叱者何也？——且楚地方五千里，戰卒百萬，白起，小兒耳，

率數萬之衆，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

先人，此百世之怨也，而王弗知惡！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叱

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毛遂曰：『從定

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盤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一因人成事一者也。』

二八

鴻門會

項羽軍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相去四十里。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入關，財物無所取，此其志不在小；急擊勿失！』

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欲呼張良去，毋從沛公俱死。良以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我呼入，

我以兄事之！』項伯入，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願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項伯許諾，曰：『明日不可不早自來！』

明日，沛公率百餘騎來至鴻門，謝項王；項王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王爲人不忍，汝入，請舞劍，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汝等且皆爲所虜。』莊卽入，請舞劍；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如何？』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急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衛士止不納，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以卮酒。』卽與斗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卽與一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於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天下皆叛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而大王聽細人之言，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無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

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張良出。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沛公脫身與樊噲數人從間道去。度已至軍中，然後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酒，不能辭；謹使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卽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擊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我等皆爲所虜矣！』

(終)

很好！很好！



「振華！你的哥哥寫信回來，你應該復他一信。『媽！我不會寫。』振華這本是白話學生尺牘，書裏的信很多，你去看罷！」振華接在手裏，看了一會，馬上動筆寫好了，便給母親閱看，只聽得他的母親說：『很好！很好！』」

白話學生尺牘

全一册 二角
中華書局發行

字(2058)

NEW EDUCATIONAL SYSTEM
CHINESE LANGUAGE READERS
FOR HIGHER PRIMARY SCHOOLS
CHUNG HWA BOOK COMPANY, LTD.

民國十三年三月發行
民國十五年一月七版

新小學國文讀本高(全四冊)
教科書

○第四冊定價銀一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編者

褚東郊 劉佩琥 朱文叔 鄭昶

校者

陸費逵 張戴洪 克敦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上海靜安寺路二七七號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保定 石家莊 張家口
濟南 青島 東昌 煙台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南京
徐州 杭州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漢口 武昌 沙市 長沙
衡州 常德 成都 重慶 福州
廈門 廣州 潮州 汕頭 雲南
貴陽 奉天 吉林 長春 新加坡

※有著作權不准翻印※

(三四一八)

國家圖書館



004752675



311

籍